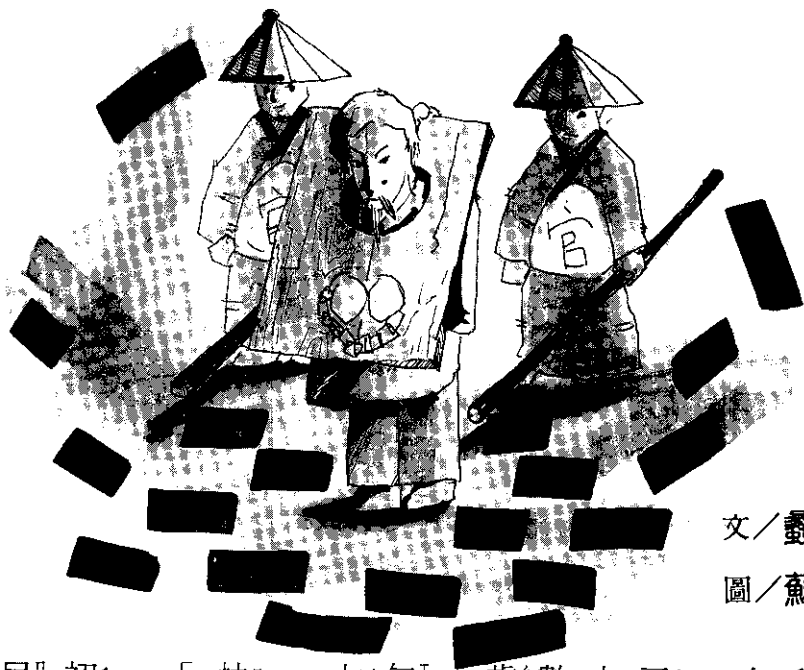


神棍詐財



文／蠡舟
圖／蘇吉祥

清末民初，「扶乩」之風大盛。官員縉紳，文人墨客多雅好此道。所謂「扶乩」，即在神壇內設一大沙盤，盤上有隻木筆，扶乩者利用木筆，謊稱某神某佛附體，在沙盤上題詩指示吉凶或開藥方替人治病，說穿了，不過是種迷信，騙人的玩意。

退休官員揚州陳芸樵，官囊豐盈，對扶乩興趣極濃，離職返鄉後，獨資修建了一所呂祖壇，恭奉純陽真人，整日和一批同好搞這種人神詩文交流荒唐遊戲。久而久之，甚至迷戀到不可一日不扶乩的地步。

其時陳芸樵已年近

七十。歲數大了，各種疾病頻侵。他不去求醫問診，偏喜歡求神賜丹方。先前幾次小毛病服「乩方」倒也痊癒了，後來患了傷寒症，依舊命人跑到呂祖壇求助，壇裏的管事，認識陳大人是老病號，也沒細問病情，就隨便扶乩替他開了「獨參湯」。這劑藥根本就沒適合傷寒症的人服用。陳芸樵不明底細，煎服之後，病情惡化，生命垂危。

臨終之際，陳芸樵猶執迷不悟，告訴其妻道：「看來天命難違，我就得要別你而去。」呂祖壇是我一生精血之所。但兒子們是不會去操心支持的。我死之

後，可在喪葬費用中節省紋銀一千兩，交給壇裏的管事宋繼泉，充作經費，叫他好好地將呂祖壇維持下去。切記，切記。」言訖而亡。

夫妻二人談話時，雖室內並無他人，卻被在門外伺候的小廝聽得一清二楚。這小廝是呂祖壇管事宋繼泉佈在陳家的眼線。平時得過宋某的不少好處，報酬是將陳老頭的舉動嗜好隨時提供宋某。他聽到此一訊息，立即飛報宋某。

宋某為急於得到這一千兩銀子，心生一計，沒等陳芸樵喪事辦完，即晉見陳老太說：「晚生有句話，特來稟知。」老夫說：「宋先生有話請直說。」宋某道：「回老夫，老大人已做了本省都城隍了。」

陳老夫問：「宋先生是怎麼知道的呢？」宋某答：「晚生平日承蒙老大人恩典，奉命管理呂祖壇，深知此壇乃老大人心血所注，是交通人神的場所。為了惦念老大人，

晚生昨天親自扶乩，老大人的神靈附在晚生的身上，說玉帝念老大人為官清正，特簡命老大人為本省都城隍之職，以一庇佑鄉里生靈。故晚生特來向老夫人道賀，老大人還在乩上說，要捐助壇上功德一千兩，說已經和老夫你講好了，晚生扶乩後因感恩無地，痛哭失聲，沒敢再問其他。」

陳老夫人心想那一千兩銀子的事，並無第三者知曉，愈發相信了，隨口道：「明天未牌時分，我到壇上進香。」

次日未時，陳老夫乘轎來到呂祖壇，並準備了香燭紙錢及犒賞銀子。宋管事一路扶著轎槓，態度恭敬，上過香，宋管事踏罡步斗，上表章，焚符籙，請新任都城隍下降。倏地喊了聲：「到了。」緊接著沙盤沙沙作響，寫下四句落壇詩。「誤學長的賣賦才，漁陽鼙鼓實堪哀。君王情重楊妃妬，留與旁人判是非。」下書「吾新任本省都城隍」→

隍揚州陳芸樵是也。頃奉帝命，裁判梅妃遭妬事，數千年酸風醋浪，至此雪矣。故縱筆及之。」

老夫見丈夫降壇，不禁毛骨悚然，立刻匍匐伏下跪。其他親朋僕役也全都跟著跪下了。只有陳老的老兒子不信這一套，仍背著手站在亂盤旁，觀看究竟。

接著沙盤上又寫出「老妻請起，大馬小馬，長幼兩聽訓……」剛寫到此處，陳老的大兒子陳馨遠忽地揚起袖子，衝上上去搗了宋某兩個大耳括。宋某大喊：「反了反了，我是你死去的父親之代表，你竟敢打我，綱常何在，倫理何存，大家來評評理？」此時在場的人全都驚呆了。

陳馨遠指著宋某管事人大罵道：「你這個鬼面獸心的混蛋忘八旦。原來——老大人是你們謀害死的。你裝神弄鬼想騙一千兩銀子，須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。破綻出來了，我的乳名叫大馬，難道弟弟就非叫

小馬不可嗎？你在沙盤竟寫出大馬小馬長幼二兒聽訓，豈有父親不知兒子乳名的道理？你欺我孤兒寡婦若此，天理國法難容！」

原來陳馨遠生肖屬馬，故乳名叫大馬，宋管事誤以爲大馬的弟弟一定叫小馬，因此奸謀敗露。功敗垂成。

陳老太太聞言勃然大怒，喝令家丁「把這個老畜牲捆了送江都縣，問他個借神佛詐財的罪名。」

江都縣縣令李昕問了——堂，因宋某有秀才身份，當堂責打四十大尺，枷號遊街一日，了結了這樁假名神佛詐財案。

訂正：

46卷8期 題目「谷心稻穗」爲「空心稻穗」■

